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以「購物」之名：從網絡集體創作看「再造香港」

On 'Gau Wu' in Umbremment Movement: the 're-making of Hong Kong'
through Internet Collective Creation by Hong Kong netizen

doi:10.6752/JCS.201609_(23).0016

文化研究, (23), 2016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3), 2016

作者/Author：黎國威(Lai Kwok Wai)

頁數/Page：245-280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6/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609_\(23\).0016](http://dx.doi.org/10.6752/JCS.201609_(23).0016)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On 'Gau Wu' in Umbremment Movement: the 're-making of Hong Kong' through Internet Collective Creation by Hong Kong netizen

Lai Kwok Wai

以「購物」之名： 從網絡集體創作看「再造香港」

黎國威

本文為「2015年文化研究年會」報告之文章，感謝回應人何東洪教授，以及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為修改論文提供極大幫助。同時，亦感謝本人指導老師胡嘉明教授，在論文醞釀時的建議。
黎國威，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文化研究哲學博士候選人
電子信箱：raylai@link.cuhk.edu.hk

摘 要

置身資訊化社會，人們於獲得媒體文本製作技術的門檻大幅降低的狀況下，怎樣以網絡集體創作方式，並將其作品上傳至網絡平台如YouTube表達其政治訴求？本文期望探討普羅市民介入政治方式的範式轉移，即從假手於文化中介人或政客，到自己親身上陣。換句話說，當社會菁英不再壟斷論述話語權，無法擔當文化身分的代言者之際，人們可以怎樣生產屬於自己的文化政治論述？這道問題於香港的語境演繹如下：「香港人」如何從下而上論述「香港」？「香港」如何由阿巴斯(Abbas 1997)眼中的「消失」，到馬傑偉(2013)聲稱的「重現」，再到本文主張於網絡世界裡「再造」？為回答以上問題，本文以雨傘運動流動占領「鳩鳴」衍生的網絡創作「日日去鳩鳴」為例，藉著追溯這系列音樂錄像如何在高登討論區被生產，以及其生產模式如何能以禮物經濟論去理解，從而探討網絡集體創作跟香港人身分認同的關係。

關鍵詞：香港身分認同、YouTube、雨傘運動、網民、高登討論區、網絡集體創作

Abstract

Within the era of information society, the threshold of accessing new media production skills and technologies is far below than decades before, people are now much freer to voice out their opinions through making different new media creations and uploading their works to online platform like YouTube. This paper investigate the changing paradigm of political engagement of the common mass from employing cultural agencies and politicians to do it by their own. In other words, how the people make their cultural political discourses and statements without the monopoly of social elite? This question can be rephrased as follow in the context of Hong Kong: How the “Hong Kongese” narrating Hong Kong from bottom-up? How “Hong Kong” change from what Abbas (1997) called “disappearance” to Eric MA’s (2013) “reappear”, and then what this paper argue, “re-making” within the internet? To answer the above questions, this paper take the example of “Gau Wu”, the “fluid occupation” in the city started from the later stage of Umbrella Movement. This protest strategy made some netizens in the Golden Forum created a series of MV of “Gau Wu Everyday”. Through investigating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this kind of works,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gift economy”, this paper try to figure out the relation between internet collective creation and Hong Kong identity.

Keywords: Hong Kong identity, YouTube, Umbrella Movement, Netizen, Golden Forum, Internet Collective Creation

一、為何講「鳩鳴」？

雨傘運動占領街頭曠持日久，政府依然不肯讓步，群眾認同撤離的聲音愈來愈強烈之際，轉變策略以求延續運動的問題愈見迫切。¹運動第61日，²旺角占領區（亞皆老街段）率先遭警方以「清除障礙物」名義清場。³當天，特首梁振英於行政會議召開前見記者，呼籲市民於清場後多到曾被占領的市區消費。⁴翌日，旺角占領區（彌敦道段）同遭清場，同日晚上不甘就此離場的香港市民開始於旺角以「購物」為名，實行流動占領。由於有人在聚集期間以普通話大喊「我要購物」，以「購物」之名搪塞警察「非法集結」的指控，人們遂以廣東話的同音字「鳩鳴」命名這種示威模式。由於警察很難在香港著名熱鬧的街道——西洋菜南街，分辨出逛街的人和參與「鳩鳴」的示威者，故一時間令流動占領變得看似可行。⁵「鳩鳴」先後見諸旺角、尖沙咀、銅鑼灣等地區，後集中於旺角西洋菜南街。雨傘運動於「官方」（無論是社運團體抑或政府）表述為結束，但這種原本是占領街道策略的替代方案，卻持續至今未息。⁶每晚，旺角街頭仍有「鳩鳴團」，平日約莫十多人，

- 1 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於11月進行的「香港民意與政治發展」民意調查，指67.4%的受訪者認為占領人士「應該」（「非常應該」/「幾應該」）現時全面撤離占領地點。調查數據詳見，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2014)。
- 2 一說為59日，又有一說為65日，視乎計算者由9月26日占領政府總部公民廣場，抑或9月22日香港中文大學罷課開始計算。這裡採用的是9月28日，香港警察發射87枚催淚彈驅散示威者為雨傘運動之開端。這裡期望指出的是，計算方法的不同，暗示了看待運動的不同視角。
- 3 香港警察於旺角、金鐘、銅鑼灣清場前夕，新聞發布皆迴避使用「清場」字眼，只說「清除障礙物」，但清場後卻用回「清場」。可參考登入香港政府新聞網 (<http://www.news.gov.hk/tc/index.shtml>)先後輸入「清場」或「清除障礙物」字串，便可見此怪現象。
- 4 在採訪中，梁振英指出：「當這些被占領的街道和地區恢復秩序後，他希望市民多些前往消費，在經濟上支持受占領行動影響的商戶，為這些商戶的員工打打氣。」（香港政府新聞網編 2014/11/25）。
- 5 當警察嘗試驅趕「鳩鳴團團友」時，便偶爾殺錯良民，招來不少抗議聲。例如退休警司朱經緯於旺角執勤期間，有片段拍攝到他以警棍毆打途經市民。相關新聞見蘋果日報編 (2014/11/30)。
- 6 以占領街道為抗爭方式，於雨傘運動中後期階段已有不少聲音稱要改變策略，認為不能單單以紮營、建路障等方式占領街道，流動占領正是其中一項建議。若然將「鳩鳴團」和「添美新村」的抗爭亦計算在內的話，整場雨傘運動的持續時間便不只三個月。「添美新村」為金鐘清場後，部分示威者改為到立法會門外紮營留守，坊間將這群體以此名之。算上「添美新村」的話，整場運動維持了九個月。「添美

周末或假日人數較多，動輒數十至上百人。當西洋菜南街已取消於平日開放為「行人專用區」，禁止市民從事文化藝術活動，「鳩鳴團」卻依然於旺角百老匯戲院對面的行人路占據一定路面，團友或靜坐集結，或舉起標語示威，或以擴音器宣講政治議題及理念，或在旺角附近街道巡遊叫口號，以不同的集體行為建構獨特的公共空間。⁷某些特別日子更有不同的活動，例如農曆7月14為中國傳統鬼節，適逢特首梁振英農曆生日，故「鳩鳴團」以燒街衣、帶著紙紮公仔遊行，並高叫各種反政府口號，為梁振英「賀壽」。⁸

如果雨傘運動是短期內爆發的大型街頭占領，則「鳩鳴」是由此衍生的野貓式抗爭，並在參與者長期參與下轉化成具持續生命力的公共空間實踐，意義已超越原本的運動抗爭框架，成為呈現香港性的集體行為。此案例一方面說明雨傘運動的主體，並不僅是年輕人或學生，還包括中年、長者、退休人士；⁹另一方面展現線上的網絡社群怎樣以種種網絡創作（包括漫畫、改圖、改編歌曲及音樂錄像等），迴響線下的街頭抗爭運動。後者的重要性在於，深刻地反映網絡時代的文化邏輯，這亦是本文的關注點。是故，本文分析網絡創作，並非著重其傳播效能即動員能力，或印證香港人潛在創造力以否證文化沙漠之說，而是在反威權、追求民主的社會運動語境下，於網絡空間特定生產模式生成的網絡創作，呈現怎樣的社群連結，豐富關於本土文化身分的理論。

討論香港的本土文化身分，呂大樂(2002)曾稱香港為「自成一體的社會」。這並非說香港與世隔絕，自然生發其本土性，而是70年代尾香港人不

新村」一直留存至2015年6月24日，於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最後不獲通過後，群眾以政改爭議暫告段落為由，大部分人不再堅持以紮營留守方式抗爭，政府亦順勢清場。相關報導見：頭條日報編(2015/06/25)、蘋果日報編(2015/06/25)。更不消提現在仍繼續的「鳩鳴團」。不過，在12月中銅鑼灣占領區清場後，政府或各領導占領運動團體，以各種方式宣示「第一波占領運動」已然結束，前者稱社會已回歸秩序，後者稱要思考如何深化運動，把民主訊息帶入社區。於是，產生以下奇怪的狀況：群眾仍在運動，政府和運動領導者刻意不提現況，媒體鮮少關注持續不懈的抗爭。

7 初期，仍有警察在監視「鳩鳴團」的行動，但現時除非有甚麼特別活動，不然已無警察在場。

8 參見都市日報編(2015/08/28)。

9 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座教授陳韜文和教授李立峯，在雨傘運動發生後首個週末，即2014年10月4日及5日，於金鐘進行調查訪問，兩日訪問共收回969份問卷，回應率為95%。受訪者的平均年齡為27.7歲，25歲或以下的占48.8%，26至40歲的占42.9%，41至60歲占7.4%，61歲或以上的只有0.8%。詳見：陳韜文、李立(2014/11/10)。

自覺建構本地文化，於80年代中港邊界封鎖後，藉著大陸移民或合法或非法來港，構成了「他們」的同時，也建構了「我們」這種香港人身份。從中港邊界確立談本土身分建構，於鄭宏泰、黃紹倫(2004, 2005)的專著及論文裡，有更嚴謹和細緻的論證。兩人認為「自我／他者」這套框架，無法回答何以原來認同中原文化的香港，突然走向本土，且並不改為認同退走臺灣的國民黨、或殖民地宗主國英國。通過追溯身分證和回鄉證制度的沿革，兩人主張討論香港人身份認同時，必須兼顧港英政府與中國政府的人口政策，才能把握身分認同的客觀條件，即人們如何在政治制度裡被確立為一國一城之民。政治權威的詢喚無疑占據相當重要的角色，但政府角色真的如鄭宏泰和黃紹倫比喻，是能夠掌控整齣戲劇故事發展的總導演嗎？民間實踐於身分認同塑造方面，會否創造特定的國族空間，越過政治權威由上而下的官方國族認同，由下而上生產另一種國族認同？針對此問題，馬傑偉訪問一群北上到中國（尤其是珠三角地帶）工作、做生意的香港人。（馬傑偉 2006，MA 2007）由於這些香港人的跨境地理經驗，加上與內地親屬的血緣連帶，有著從日常生活交織而成的關係網絡，他將這種情感紐帶稱之為「市井國族主義」，認為不能簡易地被收編於去國族化與再國族化論述。跨境流動並不只作用於中國，亦同樣作用於香港，自由行旅客、新移民一方面成為香港人日常生活常見的「陌生人」，於很多文明禮儀跟香港人有別，造成種種或大或小的衝突；¹⁰另一方面自由行旅客攜帶的資本於帶動零售業的同時，亦帶動購物旺區的租金，致使小店難以生存，街道漸被大集團旗下商舖占據，改變整個社區景觀。如果跨境流動既涉及香港人北進，由此產生有別於國族和去國族論述的國族空間，使身處其中的香港人發展一套市井國族主義；則跨境流動的南下面向，會否同樣生產另一種有別於官方國族認同的、同樣根植於日常生活經驗的國族空間，令香港的國族論述與去國族論述更形豐富，香港人身份認同更見複雜？本文嘗試指出，大陸人南下與香港人在街頭上「短兵相接」，這類市井經驗組織了一個相當現實及在地的國族空間，並通過各種網絡創作再現由此空間生產的情感。本文將此空間生產的情感，命名為「市井去國族主義」，嘗試點出跨境流動在北進模式發展獨特的國族情感之際，南下模式則作為其對反，於日常生活積聚相當能量（或負面情感）後，藉著社會運動衍生的抗爭行爲，得以噴發。

10 參見晴報編(2014/05/12)、明報編(2014/07/25)。

流動占領以「鳩鳴」為名，本文主張並不是毫無先兆的突發性創意。藉著考察「鳩鳴」的詞源，即它怎樣陰差陽錯在主流媒體出現，並成為網絡創作人的漫畫題材，從而成為（香港）網絡共同體內的儲備詞彙，最後因著再創作被重提，得以成為雨傘運動後期流動占領的名稱，亦使「鳩鳴」這個詞正式成為香港人日常使用的潮流用語，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故，本文討論的第一個平面，在於探討作為雨傘運動衍生的抗爭行為，有著怎樣的日常生活內容。

以「鳩鳴」為題材的網絡創作，除了以雨傘運動相關的符號、物品、事件等為素材外，更加插一些跟爭取民主普選運動沒有直接關係、但涉及中港關係或矛盾的想像資源，譬如蝗蟲論、反自由行旅客、反水貨客等，亦即通過跨境流動，使中港兩地人在現實生活裡得以看見彼此，由是生產的元素。馬傑偉(2011)和羅貴祥(Lo 2015)分別以「跨境」(transborder)和「邊境」(borderland)兩個概念，從流行文化文本即電視劇、電影入手，討論香港如何在全球化脈絡裡被想像。前者借用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的文化地景研究架構，通過對比電視劇文本裡的虛構社會與實際的社會狀況，發現媒體景觀(mediascape)與族群景觀(ethnoscape)之間有著相當落差，主張於大陸播放的（無論是由大陸抑或香港製作的）電視劇文本仍舊再現香港為大陸現代性的參考對象，以跨境欲望(transborder desire)描述這種現代性趨向。後者將目光聚焦於香港電影，論述作為邊境的香港，如何以電影這種文化載體既呈現又容納各種紛雜的差異，包括不同的地域意識（南北）、語言（普通話、少數族群語言）、政治陣營（國民黨、共產黨）。香港既在殖民宗主國／主權國家的邊界之內，亦在之外，既為國家城市，亦為國際城市。無論是電視劇抑或電影，都需要相當資本才能生產，而且掌握生產技術者為文化中介人。從這些文本看「香港」，看的是某些文化中介人心目中的「香港」。當新媒體的技術門檻降低，就算只有小資本的群眾亦可以創作自己的文本，「創眾」(prosumer)——即文本消費者同時也是文本創造者——由是得以出現。從「創眾」的文本去看的「跨境」經驗（於他們而言，是在地的生活經驗），或許可以發現全球化現象在地化後，較貼近受眾、未經文化中介者中介的觀感。本文討論的第二個平面，在於從文化中介人的目光解放，將視角擺回「創眾」，於免受（至少不那麼受）政治、商業邏輯左右下，看看能否得見另一些關於中港兩地政治的想像與論述。明乎此，或許可以探究或把握近年香港社會的發展脈搏。

Facebook和YouTube是這些網絡創作的主要流通網絡平台，本文分析的文本，亦主要在上述兩個平台上流通。¹¹YouTube傳播訊息之廣，使它有著改寫香港媒體生態的意義。朱順慈(2011)和李立峯(2011)曾以幾年前紅極一時、甚至登上國際新聞的「巴士阿叔」為案例，加以分析。¹²前者以社會學的「集體行爲」概念為研究框架，主張只要有合適的「結構性怨恨」和「觸發性事件」，YouTube就可以催生群眾的集體行爲（朱順慈 2011：35）。YouTube產生、放大的「新媒體事件」，是一種藉著特定事件宣洩集體怨恨的行爲，並以情感式參與建構「文化公共領域」（cultural public sphere，朱順慈 2011：21）。後者則透過縷析「巴士阿叔」事件如何慢慢被香港以至外國媒體關注及報導，令YouTube在香港家傳戶曉之餘，更成為訂定新的媒體範式事件，即香港的主流媒體愈來愈多從網絡取材為新聞報導。網絡事件開始進入主流媒體視野，線上與線下生活並非平行世界。不過，李立峯亦提醒並非所有網絡事件皆受主流媒體注意，主流媒體經歷「巴士阿叔」事件後，開始發展了一套應對方式，吸納這些新媒體事件為其論述的一部分（李立峯 2011：175-176）。兩人將YouTube視為一傳播訊息平台，關心這種新媒體形式如何與其他媒體形式對話、爭持。大概由於文本及其關涉的事件所限，當時高登討論區（下稱高登）不如現在般大量生產二次創作視聽文本，使得兩人未及討論文本的生產模式對於香港媒體生態，以至於文本折射的文化政治，有著怎樣的意義。本文討論的第三個平面，並非在於YouTube作為訊息發布平台的意義，而是探究文本的生產過程。這方面，將借鑑於牟斯(Marcel Mauss, 1872-1950)的「禮物經濟」理論，嘗試從禮物(gift)流轉與網絡上集體創作分工的類似性質，切入分析「惡搞」(Kuso)如何於香港的網絡環境下具體操作。以「禮物經濟」而不單純從「創眾」討論集體創作，目的在於賦予「未完成」或「尚待完成」的「創作物」生命，從而把握「創眾」整個文本生產程序與文化中介人的生產方式之不同。

11 Facebook兼容各類新媒體文本及超連結，用戶既能於個人帳戶或專頁分享自身創作（漫畫、影片等），亦能轉載其他人的作品。於YouTube為首次發布平台的視聽文本，其連結往往被人於Facebook轉載。這些轉載視聽文本，可以通過超連結的方式跳轉至YouTube觀看，也可以在Facebook以嵌入式影片觀看，令文本以更多樣的方式，適應各種網絡裝置（手提電話、桌上電腦、手提電腦、平板電腦等）幅射至廣泛的受眾。

12 「巴士阿叔」事件發生於2006年4月27日，事緣一名中年男子喝罵另一名同車乘客，過程被旁觀者拍攝後上傳至網絡，引起大量網民關注，並以各種方式二次創作。

這裡以「平面」指涉將要討論的範圍，而不是「焦點」，目的在於避免將視角局限於一隅。事實上，通過分析這些新媒體文本，本文期望指出幾個平面交差滲透，它們同時座落於日常生活，亦廁身於中港跨境現象衍生種種事態呈現的場域，更屬於網絡世界裡網民共同分享的情感紐帶。是故，本文的重點在於「網絡公民」(netizen)。置身資訊化社會，人們於獲得媒體文本製作技術的門檻大幅降低的狀況下，以網絡集體創作方式，及網絡平台如YouTube發布作品表達其政治訴求。這跟過去假手於文化中介人或政客的方式，大相逕庭。當社會菁英不再壟斷論述話語權，無法擔當文化身分的代言者之際，普羅市民介入政治方式的範式已然轉移。於政治參與的範式轉移下，人們可以怎樣生產屬於自己的文化政治論述？這道問題於香港語境如是演譯：「香港人」如何從下而上論述「香港」？「香港」，如何由阿巴斯(Ackbar Abbas 1997)眼中的「消失」，到馬傑偉(2013)聲稱的「重現」，再到本文主張於網絡世界裡「再造」？「再造」於怎樣的國族與去國族論述空間內產生，跟2008年逐漸冒起、「告別中國」的本土論述有著什麼關係？

二、「鳩鳴」詞源考

雨傘運動乃由戴耀廷、朱耀明、陳偉民三人於2013年倡議的「讓愛與和平占領中環」（簡稱「占中」）演化而來。三人一直未有發布「占中」何時實行，但鋪排「占中」的前期工作，如發表信念書、前後三次商討日、622公投，以及到社區宣傳民主及占中理念等，前前後後做了一年多。直到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香港政制改革方案臨近，親建制團體為擁護政權，於2014年8月17日舉辦「8.17保普選反占中大遊行」。有線新聞採訪其中一位參與者時，該名女子回答到維園（遊行出發點）是爲了「購物」，訪問到半途，一名男子把她拉走（有線新聞 2014/08/17）。這段新聞廣於網上傳閱，臉書專頁「師奶是怎樣煉成」¹³管理員「阿茄」以此事爲題，於同日發表一幅漫畫「鳩鳴」，將該名女子用普通話回答記者問題的「購物」化成粵語諧音「鳩鳴」，並稱之爲「香港新潮語」。她模仿曾經熱賣的《香港潮語學習字卡》¹⁴

13 「師奶是怎樣煉成的」參見臉書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c9master>。

14 蘇真真原爲中學教師，因見學生說著很多人都不太明瞭的「潮語」，靈機一動搜集「潮語」，製成字卡。最初爲自資出版，後有出版社找他合作大量出版。相關報導

的編排方式，以一幅與主題相關的漫畫，配上拼音、解釋、例句，運用視覺元素說明詞彙（圖一）。

「鳩鳴」於漫畫裡被解釋為「購物」或「亂叫一通」。為何「鳩鳴」可以解作「亂叫一通」？於香港的語言脈絡裡，「鳩」指涉的就是「陽具」，或用於罵人、或用於市井粗俗言談。然而，其實「鳩」字原本並非作「陽具」解。翻查《康熙字典》「鳩」字條目：「《說文》：『鶻鶻。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¹⁵再查「鶻」字：「《說文解字》：『鶻鶻也。』《玉篇》：『班鳩也。』《爾雅·釋鳥》：『鶻鶻，鶻鶻。』《註》：『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江東呼為鶻鶻。』」¹⁶由此可見，「鳩」是一種雀鳥的名字，字義上與「陽具」無直接關係。以「鳥」借代陽具，於北方話不鮮見，但於粵語的脈絡，則不多見。而且，也不能解釋何以要用「鳩」而不是其他鳥類。較為貼近語境的解釋，當是「鳩」的讀音，跟粵語指涉「陽具」的本字相似，故被借用。「鳩」的本字當是「尿」。翻查《康熙字典》「尿」字條目：「男子陰異名。」¹⁷「鳩」的讀音據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是「居求切」，¹⁸用現代粵語切音為“gau1”¹⁹；至於「尿」的反切按《康熙字典》是「渠尤切」，²⁰用現代粵語切音為“kau4”。兩者分別有兩點：一、前者是不送氣音，後者是送氣音；二、前者是陰平聲，後者是陽平聲。香港人多懶音，常把送氣音讀成不送氣音。另一方面，「尿」是罵人或粗俗用語，人們為求聲音響亮把陽平聲轉為陰平聲，亦不足為奇。綜上所述，有理由相信「尿」音變為「鳩」，並以後字訛寫前字。香港人常以「尿做」、「尿叫」、「尿講」，²¹指人們「亂做」、「亂叫」、「亂說話」。「鳩鳴」的構詞結構跟香港慣用的粗口相似，故阿茄以「鳩鳴」為諧音並創作新詞，其實是暗合香港人的日常語言習慣。以粗口責罵、恥笑無法說出合理參與反占中遊行的女示威者，而不是透過理性討論，指出別人的錯誤從而

參見：東方日報編（2012/02/23）。

15 參考「鳩」（2016）。

16 參考「鶻」（2016）。

17 參考「尿」（2016）。

18 請參考《說文解字》網上版：<http://www.shuowen.org/view/2366>。

19 本文注音方式採取香港語言學學會的「粵語拼音方案」，簡稱「粵拼」，以下不贅。

20 參考「尿」（2016）。

21 「尿講」有一更粗俗的說法：「尿噏」，但因筆者未能確實「噏」指涉的是「說話」，即粵音“jap1”的本字，故不於正文列出。

提至共識，可說是以相當俚俗、市井的方式，處理跟自己價值觀不同對象關係的手段。同理，漫畫裡的第二句例句：「張融最鍾意嘍到鳩鳴」（意謂「張融最喜歡亂說話」），也是採用同樣的方式。一方面，將媒體報導裡參與示威者的口誤（誤稱周融為張融），作為「『保普選反占中』大聯盟召集人」召集人周融的貶稱。²²另一方面，以夾雜粗口的言辭，而非理性論證的口吻，指斥其觀點或立場的問題。

本文並非嘗試以諮詢式民主的公共討論，作為評判公共空間討論優劣的標準。事實上，本文分析的網絡創作文本，其生成空間是以情感為主導，透露人們的思想、感情、想像、紛爭的文化公共領域（朱順慈 2011：21）。具體地說，文化公共領域座落於以高登討論區為代表的網絡空間。在此提及理性討論，只是作為市井式表述的對照，以凸出後者的特點在於以情感而不是理性介入政治討論。相對於著重理性的公共討論，以情感支撐的市井式表述，更著重帶出敵我關係。於香港的政治語境，追求民主的香港市民往往將這些親政府或建制派組織，視之為中國政府於香港的延伸，服務於中國政府的意志。針對周融或女示威者的修辭，實質上表達的是對中國政府以代理人「跨境」介入香港本土政治的負面感覺。

鄭宏泰、黃紹倫(2004, 2005)從身分證和回鄉證制度演變，討論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怎樣與港英政府、中國政府的人口政策扣連。兩人主張身分證和回鄉證代表著兩地政權怎樣理解香港人，是「自己人」抑或「外人」，香港人從政權是否認證、怎樣認證自己的身分，從而情感上選擇投向哪一邊，並藉著一些身分認同調查數據，得出以下結論：「香港人在內地經商、工作、遊玩、居住以至結婚生子等日多，而內地居民來香港旅遊、探親、工作和經商等，也日見頻密。兩地日益強烈的交流和接觸，增加了彼此的了解和包容，使香港華人在身分認同上，不可避免地出現認同『香港人』漸少，而認同『中國人』或『兩者皆是』漸多的情況。可以這樣說，隨著彼此交流的日漸增強，本土認同將無可避免地受到衝擊，而衝擊的層面，也將更強、更廣和更深。」（鄭宏泰、黃紹倫 2004：13）馬傑偉未如鄭、黃兩人將國族與本土認同視為對立二元，通過訪問一些北上工作、做生意的香港人，歸結他們

22 以「張融」作「周融」，事緣2014年7月13日工聯會發起「反暴力、反拉布」遊行，有女示威者接受TVB新聞訪問時，誤把周融說成「張融」，後者遂成其花名/貶稱。參見明報編(2014/07/14)。

在日常生活經驗中，發明並抱持著一套能協商兩者、充滿靈活性的「市井國族主義」。正如他總結：「本文捕捉的市井國族經驗，零碎地活躍於日常生活，讓香港人可以靈活借用來修訂他們對中國的看法，並不知不覺地把自己放到更大的國族版圖中。」（馬傑偉 2011：281）兩地人來往交流，是否必然增加了彼此的了解和包容，甚至（較為正面地）修訂對於中國的看法？

黃宗儀、胡俊佳、賴彥甫於討論內地孕婦赴港分娩爭議，涉及的公民權定義問題時，已指出爭議源頭可溯源至1999年和2001年兩起居港權爭議，論文總結指出：「香港的內地孕婦爭議顯示中港跨境人口流動可能同時涉及經濟收益與公民權資源分配的爭議。」（黃宗儀等 2014：213）吳嘉玲案（1999年）和莊豐源案（2001年）為香港居港權爭議兩個重要案例，兩宗案件於法理上重新定義香港人身分，影響香港的人口政策。吳嘉玲案促使香港特區政府提請全國人大代表大會解釋〈基本法〉（下稱「人大釋法」），以收緊能藉該案例而成為香港人的資格。莊豐源案雖未至令人大再次釋法，但人大發言人指終審法院的判決，與人大有關解釋不盡一致（大公報編 2001/07/22）。「人大釋法」自此成為香港司法獨立的一大挑戰。佳日思（2000）評論吳嘉玲案後的「人大釋法」，指政府透過虛構「立法原意」此一解釋，並通過「盟友」人大的政治權威，愈來愈無視法律，使「法院實際上從屬於政府」。

藉著「人大釋法」，中國政府已然「跨境」執行對香港的控制，違反香港人對於〈基本法〉保障「高度自治」的認知。與此同時，由於莊豐源案確立「父母雙方皆無香港居留權的中國內地居民在香港所生子女，可享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使得日後中國向香港開放自由行時，大量內地孕婦跨境抵港分娩，凸顯香港政府缺乏人口政策的主導權。審批自由行旅客數額乃中國政府權力，香港特區政府最終只能透過行政權力，嘗試減少內地孕婦抵港人數以處理醫院床位緊張的問題。香港人除了目睹香港自治權力受損外，更直接受影響的是社會資源分配，上至醫院床位，下至日用品，香港人都需要與自大陸的他者競爭，甚至有被搶奪資源的感覺。當「跨境」經驗落實於在地日常生活，並涉及社會資源分配，往往造就排他論述。「大陸人」由此被貼上「蝗蟲」這標籤，成為「香港人」的「敵人」。常以「蝗蟲」稱呼大陸人，撰寫《香港城邦論》（2011）的陳雲（2012/02/07），曾說過：「侵占香港公共資源和干擾公共秩序的陸客，每人背後都拖住一條長長的帝國身影」，堪稱是將「大陸人」與「中國政府」通過修辭連結，並視之為香港人公敵的重

要範例。當「鳩鳴」、「蝗蟲」、「自由行」這三個意象互相連結，「市井去國族主義」便架構完滿。這一點將於下文透過網絡改編創作另行探討，於此節嘗試提出的是，市井去國族主義正是對於「中國政府一大陸人」這組意象的情感反應。口音不純的大陸人，或組織親中國民間團體的人，於香港人的想像裡，他們並非出於自由意志介入政治，而是收受各種利益作為中國政府在香港的代理人以實施政治控制。這些大陸人並無被視為獨立個體或潛在的城市公民，而是中國政府的附庸。香港人與大陸人的日常交往接觸，並不導致大團圓結局。

既然「鳩鳴」於「市井去國族主義」話語裡，屬於持雨傘運動者貶低反占中人士，何以後來成為流動占領的代名詞？這問題之所以重要，在於理解其話語建構模式，才可以深入「市井去國族主義」的肌理，明白其運作邏輯。尤其是從「鳩鳴」如何在主流及網絡媒體被生產，可以看到網絡社會／社群於話語建構裡的重要角色。旺角遭清場後，翌日（11月26日）《成報》和《新報》都報導學民思潮在臉書呼籲市民前往旺角占領區「支援商舖，響應特首呼籲，多多購物消費，濕平乜乜乜」²³。當天，「我要鳩鳴」已是流動占領的口號。不過，《東方日報》、《太陽報》、《文匯報》於11月27日報導事件時，大致描述為示威者集結，聲稱要「購物」，並未從命名確認為特定的行動或事件²⁴，只有《蘋果日報》提及市民於集結期間的口號（蘋果日報編 2014/11/27）。隔一天即11月29日，更於標題以「鳩鳴」命名此行動（2014/11/29）。同日，《星島日報》、《頭條日報》、《大公報》、《文匯報》才開始將「鳩鳴」入文²⁵。11月30日，《東方日報》、《太陽報》開始以「鳩鳴」稱呼市民於旺角參與流動占領²⁶。綜合而言，「鳩鳴」直至11月29日才開始於報章新聞被大肆引用。

相反，網絡上的各種創作，則早於11月27日已經把流動占領命名為「鳩鳴」。由於「鳩鳴」開始後，警察嘗試以武力驅趕聚集於旺角的市民，令不少人無辜受傷。阿茄於當日發布「鳩鳴人士注意」（圖二）。漫畫的格式

23 參見成報編(2014/11/26)、新報編(2014/11/26)。

24 參見東方日報編(2014/11/27)、太陽報編(2014/11/27)、文匯報編(2014/11/27)。

25 參見星島日報編(2014/11/29)、頭條日報編(2014/11/29)、大公報編(2014/11/29)、文匯報編(2014/11/29)。

26 參見東方日報編(2014/11/30)、太陽報編(2014/11/30)。

跟前作「鳩鳴」相似，「鳩鳴姐」依然是接受記者訪問時模樣，但變得鼻青臉腫，配上「切記顧及自身和他人安全」，諷刺警察於旺角執勤期間以警棍打人。原本被諷刺嘲弄的對象「鳩鳴姐」，化身成於旺角鳩鳴時遭到警察毒打的受害者，諷刺的對象已然從反占中參與者轉移至應對流動占領時大出洋相、殺錯良民的警察。警察打人一事，令博客「史兄」撰寫〈鳩鳴團友需知〉。貫徹「鳩鳴」的遊擊戰術，史兄以遊戲文章的方式寫了幾點策略，以「團友」隱喻參與流動占領示威者、「店員」隱喻警察、「黑執事」隱喻較為高級的警察如警司、指揮官等（史兄 2014/11/27）。這篇文章有接近1,400人次分享。另一名網上漫畫家「多利」，把這篇文章漫畫化，分享人數達2,500人次。多利承認漫畫借用了那名反占中女示威者的形象，並稱之為「鳩鳴姐」。換句話說，「鳩鳴」於網絡世界經歷「漫畫→散文→漫畫」的意象旅行歷程。於多利的漫畫裡，「鳩鳴姐」成為「團友」，警察被畫成窮凶極惡的模樣。原本被諷刺的對象，於「鳩鳴」後給挪用為諷刺其他對象的符號。這不是說「鳩鳴姐」由反面人物變成正面人物，而是本來指涉兩種不同行為的「鳩鳴」（「反占中者不知為何去參與的遊行」和「支持占領人士有意識參與的流動占領」），因著網絡創作人挪用為創作素材，使「鳩鳴」的意義不斷被覆寫、重組、豐富。

通過「鳩鳴」這詞彙生成過程，亦網絡文本的創作與再創作歷程，可以看到網絡創作者如何調動及重組香港一些早於媒體、俗文化流通的符號，將之轉化為抗爭符號。然而，這並非「鳩鳴」這符號的最終歸宿。及後，「鳩鳴」於網絡及主流媒體被多番引用，成為深諳網絡文化者分享的共同語，用以借代「購物」。譬如《蘋果日報》報導跟消費休閒相關的新聞，常以「鳩鳴乜乜乜」為副題，既為好玩，亦暗中表達該報的反中立場。²⁷「市井去國族主義」的表述方式弔詭地被主流文化吸納，成為消費社會裡的媒體廣告修辭。換句話說，「市井去國族主義」依據其「去」的趨向，出現兩套詮釋：其一，是延續深植於香港人的反共情感結構，藉著遠離國族（他者）走向本土（我們）；其二，是從國族的宏觀政治結構，走向消費至上的現代商業城市微觀日常生活。無論是哪一種「去國族」，當「鳩鳴」被網絡創作者轉化為市井用語，就啟動了一直纏繞著香港人對於中國／人的拒斥情感。這些情

27 相關新聞例如：蘋果日報編（2015/01/12）、蘋果日報編（2015/04/01）、蘋果日報編（2015/07/03）。

感寄存於以「鳩鳴」為主題的改編歌曲裡，仔細分析將能更深入討論「市井去國族主義」的呈現樣態。

三、「鳩鳴」的本土想像

雨傘運動期間，金鐘占領區有一名為「命運自主台」的講台，意謂香港人的命運由香港人自行決定。「鳩鳴」雖然不像占領區般有著大大小小的講台，任由人們發表關於運動、香港民主發展等想法，但只要留意一下那些於網上討論區發生的集體創作，就可以看到「公民廣場」以另一種方式於虛擬空間運作及實踐。網上討論區除了容許人們藉討論串流交換意見外，更讓參與者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一齊創作。香港網民通常在「膠登討論區」（下稱膠登）和「高登討論區」（下稱高登）討論和發布改編歌詞、演唱MP3、音樂錄像。改編歌曲並非新鮮事，集體創作亦不是由「鳩鳴」開始，然而於不足一個月內（11月29日至12月24日），前後共生產至少十首歌曲，包括：〈日日去鳩鳴〉、〈黑警正傳〉(Tracy One Of A Kind 2014/11/29)、〈鳩鳴聖誕〉(Tommy Shek 2014/11/29)、〈人來人往之鳩鳴無極限〉(賓洲·蕭瑟 2014/12/01)、〈毆不夠〉(Free Wi5 2014/12/04)、〈鳩鳴紅綠燈〉(Tommy Shek 2014/12/07)、〈忘形鳩鳴去〉(送禮勤 2014/12/15)、〈紅色小巴〉(siuting music 2014/12/19)、〈差人·沒聖誕〉(Tommy Shek 2014/12/23)、〈掃貨買不完〉(siuting music 2014/12/24)。以同一主題之二次創作來看，其頻率及規模可謂少見。部分歌曲如〈日日去鳩鳴〉的點擊率高達數十萬，迴響之大甚至讓部分改編者如「學舌鳥」成名。是故，這件事堪稱為「新媒體事件」(New media event)。

〈日日去鳩鳴〉的改編，源自網民「一名男子」在高登時事台開設的帖子「日日去勁鳴 我 謝絕你監管」（下文簡稱為「鳩鳴帖」）。²⁸討論帖的名稱，改編自劉德華在90年代初的一首歌〈獨自去偷歡〉的歌詞。以這首歌來改編，大概不是因為懷舊，而是取「我謝絕你監管」這一句，貼近當時參與「鳩鳴」者拒絕警察管制的情緒。這帖子深受歡迎，慢慢有人接續改編，將它改成一首完整的歌曲。這首歌深受歡迎，網民樂於把它多番改編，使之

產生了數個版本。²⁹下文將以〈日日去鳩鳴〉的幾個版本為主要分析對象。本節先討論幾個改編版本的歌詞內容顯現的意識形態及想像，下一節則探究它們的生產模式特點。這裡有必要說明的是，幾個〈日日去鳩鳴〉文本都是來自高登，而且都是集體創作，即於網上討論區通過集體討論、自發分工來完成。這批作者既是文本創作者，同時也是文本消費者，能創造切合自身需要的文本，即「創眾」。網絡討論區基本上是近乎免費的資源（網絡用戶的上網成本，主要是付出月費予網絡服務供應商），網民就可利用這種平台，與網絡上其他人連結。這種生產模式跟文化中介人忖度群眾口味來生產文化商品如電視劇、電影大不相同，因為，「創眾」本身就是消費者，更清楚了解自己的需要。這不是說從電視劇（馬傑偉 2011）或電影（Lo 2015）來分析香港的跨境或於全球化政治經濟脈絡下的文化想像有問題，電視劇與電影依然是重要的文化載體，而是「創眾」或網絡集體創作的出現，有助從另一向度理解跨界經驗如何被群眾感受，又如何藉著文化載體（各種網絡創作如漫畫、改編歌曲等）再現。有此基本理解，下文開始分析這些由集體創作生產的網絡視聽文本。

〈日日去鳩鳴〉作為系列作品，其最初整合音樂錄像版本當是「宅度宅」於高登發布完整歌詞（附錄一）、「中產地盤佬」演唱、「tesla2048」上傳的〈高登創作：《日日去鳩鳴》〉（tesla2048 2014/11/28）。歌詞提及的「大滿喜」、「金雞」、「購物中心」都是旺角的著名地點：「大滿喜（日本料理）」是日式放題料理店，價錢於該區屬中高檔；「金雞（廣場）」其實無碗賣，只是有一些食肆、影音店、玩具舖之類；「（荷李活）購物中心」則有很多服裝店，是很多俗稱「MK」、打扮別樹一幟的青少年購置衣裝之地。歌詞雖然提及香港人熟悉的旺角地標，但沒有什麼特別意思，反而音樂錄像看似設計簡單，以一幀模糊的街道照片配上閃現歌詞，實則饒有深意，暗藏將「鳩鳴」連結自由行旅客的線索。解讀這幀照片，至少可以從「照片與占領運動的關聯」和「照片跟自由行的關聯」這兩點解讀。關於前者，可循照片裡人群的舉動入手。照片裡，只見大量參與占領人士聚集，不少人舉起相機或手提電話。於雨傘運動或「鳩鳴」期間，如果看到很多人舉起相機或手提電話，幾可肯定是發生某些衝突，參與占領者正在拍攝記錄衝突畫面，既

29 為方便討論，本文以歌曲的音樂錄像為分析單位。除特別指名外，凡提及「歌」指的是整個視聽文本。

便於需要時作為呈堂證據，亦可將片段放上網絡，讓其他人得知現場事態。關於後者，可以留意照片的背景。照片縱使模糊，但仍可以看到「卓悅」和「高登大藥房」的招牌。上一節「鳩鳴」詞源考，提及內地孕婦以自由行旅客名義來港分娩，使香港有感公共醫療資源被攤分，由是對大陸人心生惡感。因資源分配問題產生衝突矛盾，不難理解，但就算是來港旅遊消費，亦不見得受香港人歡迎。2003年，香港經歷沙士(SARS)，旅遊、零售、飲食等行業大受打擊，連帶香港經濟表現持續疲弱。香港特區政府為挽救經濟，跟中國簽定〈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Mainland and Hong Kong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CEPA)。此舉除促使中港合拍電影漸漸成為行業製作重要模式，成為值得注目的文化現象外，更為香港帶來大量自由行旅客，成為本地旅遊、零售、飲食等行業重要客源。爾後，香港的購物消費旺區如旺角、尖沙咀、銅鑼灣，愈來愈多拖著行李篋的自由行旅客，前往逛街消費。街道變得愈來愈擠擁之餘，自由行旅客更發揮市場決定者角色。但凡切合其購物清單的店舖，包括金舖、藥房、化妝品專門店等，都賺得龐大銷售額，商舖業主乘勢加租分紅。同一條街道上的舖租因而水漲船高，令售賣其他商品的店舖紛紛結業，換成能負擔貴價租金，專攻自由行旅客消費口味的大型連鎖店，譬如音樂錄像畫面所見的「高登大藥房」和「卓悅」。旺角變得既熟悉又陌生：街道的名字依然那麼熟悉，但滿街商店已不再是香港人購物的場所。不無誇張地說，旺角的街道景觀正經歷「自由行化」過程。這狀況使為數不少的香港人不滿。參與「鳩鳴」人士，其操演正是把自由行旅客擠滿旺角街頭的景象，以抗爭的名義重現。故此，縱然「鳩鳴」名義上的主要目標是表達追尋真普選的決心，但其策略實踐涉及香港積壓甚久的「自由行旅客」、「香港城市發展單一化」等本土議題。

這首歌的第二個改編版本〈〔高登音樂台〕 日日去鳩鳴 Gau Wu Everyday 終極版MV〉(下稱〈終極版MV〉，subway HKGolden 2014/11/28)，歌詞更清楚談及自由行議題。原初版本的演唱者中產地盆佬，把原版本只有第一節及副歌的歌詞，改編成完整版本(見附錄二)，並繼續擔任演唱。「subway」依據這版本歌詞，將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紅軍長征組歌〈四渡赤水出奇兵〉配成音樂錄像的視覺元素。³⁰新版本歌詞的主要改動，

30 〈四渡赤水出奇兵〉是1965年為紀念長征30週年，由晨耕等人根據肖華的詩作創作的合唱組曲《長征組歌》，片段是1976年由八一製片廠拍攝的音樂片《紅軍不怕遠

在於提及了「金鐘」、「警犬」、「蝗蟲」等字眼。當中，「蝗蟲」指涉香港人對大陸自由行旅客的負面形象。事緣2012年，部分香港網民在《蘋果日報》及《爽報》集資刊登全版彩色廣告（圖五），展示了部分香港人如何看待因放寬自由行促成大陸孕婦跨境分娩，衍生的「雙非」問題。根據香港法例，於香港出生嬰兒無論其父母是否香港人，他／她都可獲得香港永久居留權，並有權使用香港的社會保障及福利。部分香港人認為大陸人藉著自由行之便，貪圖香港福利及香港人身分，故抵港生育，讓下一代先成為香港人。爾後，再以家庭團聚為由，申請來港成為香港人。

歌詞裡提及「蝗蟲」內容如下：「日日去拖篋／似／蝗蟲客這般」。自由行旅客到購物旺區時，通常都帶著行李篋，方便收納購物所得。拖著行李篋逛街，已成為自由行旅客的標誌。如上文所言，旺角以至其他購物旺區的街道景觀正經歷「自由行化」過程，「蝗蟲」過處寸草不生的意象，就給人們借用為隱喻香港本來生氣勃勃、各式商舖小店百花齊放的街道，被自由行旅客帶來的「市場」破壞。因是之故，「拖篋者—自由行旅客—蝗蟲」成為不少香港人的心目中，一組三個互相關聯的意象。這裡的「蝗蟲」，指涉的並非來港生育、跟香港人爭奪社會資源（無論是公共資源如醫療服務、學位，抑或在市場公開發售的商品如奶粉、藥物、食品等）的大陸孕婦及其下一代（黃宗儀等 2014），而是為香港帶來經濟效益，卻影響香港人生活空間的自由行旅客。然而，把構成香港城市景觀轉變的原因，單單歸咎於自由行旅客，側面反映了香港人骨子裡信奉一套新自由主義。基於市場至上的理念，很少香港人將矛頭指向連鎖零售集團占據了街道，令街道變得單調乏味，亦很少人批評商場或商舖持有人，不斷提高租金使小本經營者無法跟連鎖式經營集團競逐人流暢旺的店舖。換句話說，促成旺角以至其他香港購物熱點的街道景觀改變，至少是「自由行旅客—連鎖零售集團—商場或商舖持有人」合謀的結果，後兩者卻鮮少人批判，使「自由行旅客」不無替罪羊的味道。「蝗蟲」這強烈的排他意象，中介了相當一部分香港人認識和理解來自大陸的他者，使之未有從政治經濟學角度切入問題核心，已直接短路至以意象帶來的觀感取代思考和理解。

以〈四渡赤水出奇兵〉為音樂錄像畫面，其文化意義亦值得注意。於

2010年左右，各網上影片網站YouTube、優酷網、土豆網等興起了一陣惡搞紅軍長 組歌熱潮，網民把影片剪輯並配上各種不同歌曲，由此確立其「萬用素材」的身分。後來，港臺兩地的網民亦加入惡搞。香港有網民把2012年紅遍全球、韓國歌手PSY的〈Gangnam Style〉改編成〈核突支那Style〉(leakmilkhkg 2012/10/22)。這首歌的改編歌詞，敘事者先後變換「香港人」和「大陸人」身分，諷刺自由行旅客縱然出手闊綽、派頭十足，卻欠缺文明禮儀，構成一個用來指稱「大陸人等如不文明」的能指。不知剪輯者有心抑或無意，採用〈四渡赤水出奇兵〉為音樂錄像的視覺元素，歌曲涉及的已不只是雨傘運動的流動占領，它還召喚了人們對於「蝗蟲」或自由行旅客積壓多時的不滿。

關於自由行旅客的負面想像，還見諸「學舌鳥」製作的〈《日日去鳩鳴》華仔落場版MV〉（下稱〈華仔落場版MV〉，學舌鳥 Mocking Jer 2014/12/23）。這首歌的歌詞沿用「中產地盤佬」版本，「學舌鳥」成員重新演唱和拍攝音樂錄像。音樂錄像跟「學舌鳥」的名字一樣，既有模仿亦有創作。³¹扮演原唱者劉德華的「劉彳江華」，既重演前者1993年於新加坡拍攝音樂錄像的舞蹈，亦模仿他在廣告裡飲綠茶的動作。「學舌鳥」的創作部分主要見諸於把本土元素結合視覺元素。這並非單指音樂錄像取景於旺角行人專用區、尖沙咀柏麗大道、廣東道、星光大道、尖東海傍等香港人熟悉的地方，而是它摻雜了很多本土元素。例如歌詞唱到「要落MK踢走不滿」，畫面是劉彳江華一腳踢倒一隻拖籠，暗指要踢走自由行旅客；間奏時，劉彳江華拖著籠，輾過幾位舞蹈員腳掌，舞蹈員裝模作樣扮痛，諷刺自由行旅客的拖籠經常碰撞行人。這些畫面處理與肢體動作，均為其他版本所無，是「學舌鳥」把自身的本土文化政治想像，化成視覺元素安插於音樂錄像內。如果說〈終極版MV〉挪用已給藉由「文革負面想像」的能指／視覺元素暗諷大陸人，那麼〈華仔落場版MV〉則以清楚明白的影像批評自由行旅客。

產生這些政治經濟想像的轉變，即2003年中港兩地簽定CEPA，加強兩地資本流動性的經貿協議，恰恰發生於馬傑偉(2011)討論的「跨境欲望」

31 「學舌鳥」的隊名，據其成員於臉書專頁解釋，乃取材自小說《飢餓遊戲》的「Mockingjay」，象徵自由，期望以此表達抗爭理念。除象徵意義外，同時也因「學舌鳥」傳播歌聲的能力與「媒體」異曲同工，「Mockingjay」中的「Mocking」亦解作模仿、創作之意，與他們的影片和表演一致。

(transborder desire)後不久。他討論的兩齣電視劇《難得有情人》和《黑冰》，分別於1999年和2001年在大陸地區播放，指出這兩部或由香港演員擔綱演出，或由香港製作人員主力拍攝的電視劇，向大陸觀眾呈現「誇張的媒體景觀」(Inflated mediascape)，為「族群景觀」(ethnoscape)填滿跨境以至跨國的欲望，追求現代及消費主義式的生活風格(馬傑偉 2011: 53)。「媒體景觀」於其論述裡，意謂以互文式公共資源的媒體話語，提供予廣大市民的特定想像共同體；「族群景觀」則指向普通人的集體生活世界、生活經驗及社會互動(MA 2011: 50)。換句話說，大陸觀眾透過電視劇學習何謂現代城市生活，香港是中國現代性的「老師」。縱然近年這種「老師/學生」(teacher/student)的關係隨著中國市場向好發展、香港經濟則走下坡而倒轉，但媒體景觀依然是大陸人獲得現代生活風格知識的普及和重要場域(MA 2011: 59)。若然以上推論成立，則2003年後大量自由行旅客跨境前來香港消費購物，滿足物質欲望還是其次，更重要的是親身體會現代城市生活風格，宣告自身已告別落後走向現代。馬傑偉的分析無疑點出現代性於跨境欲望實現裡的重要位置，本文在此想補充的是，這種欲望實現帶來什麼後果。或者說，站在「被跨境者」即香港人的立場，是怎樣看待這些從前以自身為師的「後輩」。借用馬傑偉的分析框架，〈華仔落場版MV〉加插的拖篋輾腳動作，是提煉至日常生活與大陸人接觸的經驗(族群景觀)，通過集體創作為媒體文本再現對於大陸人的想像(媒體景觀)，藉此暗示大陸人仍然未趕上現代性的先進列車，沒能適應城市空間裡與人相處的禮儀。

這些網絡視聽文本採用的語言皆為粵語，不諳粵語、不清楚香港政治環境、不理解「鳩鳴」意思，以至不明白視覺元素蘊涵文化意義者，皆無法明白這些文本內裡的本土想像。相反，若受眾有著以上的背景資料，則這些文本就能發揮著「邊境」(borderland)的作用，再現「自己人」與「他者」的想像。有趣的是，在沒有太多網絡管制(網絡平台的使用條款亦為管制之一)的狀態下，網絡視聽文本原應能幅射至少操同一種語言的受眾。然而，其本土想像卻構成了一道心理邊界，於兩層意義下有別於羅貴祥(Lo 2015)所理解的「族群邊境」(ethnic borderland)。首先，羅貴祥將香港理解為「過渡區域」(zone of transition)，重視香港電影作為文化載體，如何通過政治及地理的領域化實踐建構認同與關係網絡。於這種意義下，族群邊境內國族、本土、原住民、外國等文化能兼收並蓄，複合多樣的認同亦能以暫時、混雜、流動的模式建構(Lo 2015: 74)。著意呈現跨境流動負面面向的網絡集體創作文本，無異於

拒絕承認香港的過渡區域性格，視跨境流動為帶來在地地理景觀破壞的問題根源。其次，羅貴祥認為前殖民地香港，長久以來是英國帝國力量的前哨站，或中國接通世界的渠道。它是一個中介或跨界之處，而不是強調主權或邊界之地。是故，香港的電影工業既可生產粵語片針對本地市場，亦可生產其他方言片如潮語片、廈語片面向本地語言小眾，以及南洋的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等地的華人市場。香港電影工業的中介性質，甚至見諸它容許國共兩方資本投資，拍攝兩種意識形態截然不同的電影(Lo 2015: 78-79)。認錢不認人，是香港電影工業得以成為跨界文化載體的生產條件。然而，網絡集體創作並非以追逐資本或經濟利益為其生產原材料，而是意識形態，亦即本土想像才是驅使人們集體創作的原動力。並不那麼在意本土意識的香港人，哪怕她／他們跟創作者同樣以粵語為日常生活語言，仍然無法理解。換句話說，本土想像於語言共同體內再度劃分另一道邊界，令這些網絡集體創作文本構成的「邊境」，不只作用於中港關係，更作用於香港內部，被部分本土主義者挪用以區分「覺醒者」和「沉睡者」（或被稱之為「港豬」）。前者意指開始懂得關心政治的人，她／他們明白香港當下的社會問題，並期盼可以改變社會；後者則相反，仍然娛樂至死，認為政治與自己無關，可以交給政治代理人為自己處理。

網絡集體創作，就是「覺醒者」其中一種介入香港政治的形式。然而，這些政治介入所生產的結果，不無值得商榷之處。幾個版本的〈日日去鳩鳴〉，都不約而同、或明或暗以視覺元素指涉關於大陸人／自由行旅客的想像。這些想像之所以成立，全因人們無法否定深植於其意識內的新自由主義思想，跳過批判有分共謀促成當下香港狀況的資本家，反而追尋不會觸碰到其社會深層意識的替罪羊——大陸人／自由行旅客。人們表面上批判，實則沒有反省自身的位置與視角，迴避社會的深層結構問題，即盲目信奉新自由主義，才是促成當下香港政治經濟狀況的根源。網絡創作在本土意識的中介下，似乎有著相當封閉的面向。為避免把香港人於網絡空間的政治參與，過分化約為新自由主義的延伸，下一節將焦點置於改編歌曲的生產過程，探討人們在新媒體時代的能動性與深層社會意識之間的張力。

四、「鳩鳴」禮物經濟學

於新媒體時代，人們製作媒體文本的技術門檻及成本大大降低。網絡平

台興起，作品有地方公開展示及評論得失。縱然無法撼動已有的媒體霸權，但下而上的聲音已有相當渠道浮現。網絡的匿名性質，更使人們藉著短時間的身分改變——市民(citizen)變為網民(netizen)——稍稍擺脫支撐日常生活行為規範的社會意識——即新自由主義，操演另一套倫理。香港人日常生活中，與陌生人之間的交易活動由市場調節，金錢是重要的中介工具。然而，網絡社會或討論區的人際交往，重視的卻是分享，較為貼近牟斯(Mauss: 1967)所描述的「禮物經濟」。

如上文提及，香港的網上集體創作多見於高登或膠登。討論區的運作模式，乃由某註冊用戶開設討論帖，然後其他用戶加入，或文字回覆，或貼圖回應，或以表情圖案表達對帖子的感受。³²高登或膠登均有多個子版面，例如「娛樂台」、「時事台」、「音樂台」、「感情台」等，其中「創意台」集中發布用戶的各種創作，包括改編歌曲的討論帖。這些討論帖既可以是純粹發布已完成的作品，也可以是召喚同道中人一齊討論如何創作。如前所說，〈日日去鳩鳴〉的生成源於網民在高登時事台開設的帖子。「鳩鳴帖」的特別之處在於，從發帖人後來沒怎樣參與討論，可以推斷他本身大概未有想過要改編歌曲，但及後接續討論的高登用戶卻把它變成創作討論帖。

一般而言，討論區運作了一段日子，就會區分出資深會員與一般會員。高登無明顯的計分制度，³³只是有部分會員因經常開帖、留言或行事頗具「特色」，較為人熟知。另一方面，討論帖的發起人本身不具權威性。雖然人們敬稱之為「樓主」，彷彿是討論帖的主人家，其他留言者均為「客人」，但參與討論者只要遵守一套彼此默認的討論規則，³⁴就可以於頗為平等的基礎上溝通。³⁵「鳩鳴帖」的樓主不像其他創作帖的開帖人般有強烈的自主性格，開帖後雖亦有參與討論，但於改編創作上並無特別出力。例如，首個較為完整版本的歌詞，是由參與討論的其中一位網民「宅度宅」整合而成。這可見集

32 幾種回覆模式可以混雜使用，而且各種回應不等如附帶訊息，這一點將在下文交代。

33 高登有「賜酒」（正面評價）和「派膠」（負面評價）的制度，但要看評分必須登入該會員的頁面，不會在討論帖頁面的用戶欄裡顯示。

34 即版規或討論區守則，例如「發表歧視言論」、「刊登其他人的私人資料，例如相片、電話號碼和地址等」、「重覆留言或刻意在不對題的台中開post」等。

35 這裡描述的狀況乃「創意台」或以邀請集體創作為主題的討論帖，並不適用於其他討論帖。討論區內的罵戰，時有發生，部分用戶之間更經常攻訐對方，尤其是不同偶像明星的支持者。

體參與是網上創作得以可能的首要條件：沒有人整合歌詞的話，就算再多人投入討論，也可能因為眾說紛紜而無所著落。李德彼特(Leadbeater 2009: 1-26)提出“*We-Think*”（集思）的概念，描述人們透過互聯網一起思考、遊戲、工作、創作的性質，並指“*We-Think*”屬於理念經濟，即人們通過他分享什麼去界定自己。因此，他認為思考已不再是一種個人活動，而是集體行為。泰普史考特和威廉斯(Tapscott & Williams 2006)提出「維基經濟學」的概念，其重點就在於「集體協作」(Mass collaboration)意謂許多人各自獨立的針對某個單一計畫進行協作。無論是集思抑或集體協作，其特點都在於平等參與。

基於平等參與，討論者會按自己所長自行分工。具不同才能的參與討論者按各自興趣加入創作，有人負責改詞，有人負責演唱，有人負責製作音樂錄像。拉札瓦多(Lazzarato 2006)以「非物質勞動」指涉生產商品信息和文化內容的勞動，認為非物質勞動最首要的是生產一種「社會關係」（一種創新、生產與消費的關係）。這種新的社會關係，建基於每個參與討論者既是媒體文化的消費者，同時也是生產者，這使得杜佛勒(Toffler 1980)的概念「創眾」於新媒體時代成為現實。朱順慈的「巴士阿叔」事件研究亦提到此概念，認為以YouTube為例的新媒體正孕育一個新興的社會空間（朱順慈 2011：20-21）。其研究主要分析上傳至YouTube的影片，依照「內容種類」、「表達手法」、「觀點或情感」、「參與模式」分類。所謂「參與模式」，是「通過記錄每天上傳視頻的數量和每個登記用戶上傳視頻的數量，筆者試圖梳理製作人參與發布的模式。」（朱順慈 2011：27）以發布數量計算「參與模式」，也許適用於類似「巴士阿叔」事件的「網絡集體行為」，即「集體參與」（著）「某件事」，而非「集體（地）」「參與某件事」。前者指涉一大班人以群體方式做同一件事，後者意謂一班人組成工作伙伴，一齊做一件事。當網民開始以討論區為聚合地，並開始藉交換互動集體創作，則單單計算發布數量，未必能完整地描繪創眾為新媒體帶來怎樣的生產模式變化。賴曉黎研究駭客文化時，便借用牟斯的理論，認為駭客「將他們勞動成果無償地給與，並意圖替代或淘汰市場經濟的交換體制。」（賴曉黎 2014：156）創眾的顛覆性在於不再奉行市場經濟交易模式——即以金錢為中介的勞動力交換，而是通過分享創意及勞動力，與同好合作，從中取得集體認同感。各人彷彿把一件「禮物」在彼此之間流傳，每一次流傳都把它形態稍為改動，直至它「完成」。過程中，沒有人能從中得到利益，她或他們都是義務勞動。換句話說，創眾生產的產品，並非拿來交易，而是拿來與同

好分享。高登一眾會員製作並上傳至YouTube分享的改編歌曲，同是無償勞動，暗合牟斯提出的禮物經濟模式。

牟斯批評西方現代社會把人變成經濟動物，認為人類從前並非如此(Mauss 1967: 74)。這暗示他書寫或研究北美少數族群的禮物經濟，有其問題意識：為療救西方社會逐漸把人單一化為經濟動物的現代性弊端，藉著人類學考察尋找另一種社會組織方式。總結全書，他提到具體研究的任務，「不但引導出一種社會禮儀的科學(science of manners)，一種局部性的社會科學，而且引導出倫理性的結論——亦即我們今日所謂的公民道德。」(Mauss 1967: 81)由此可見，牟斯的禮物經濟理論，關注於重建社會的倫理道德價值，以及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過，當回溯牟斯如何描述毛利人(Maori)交換物品的過程時，卻可以看到他原本的分析，看重的反而是「物」，尤其是「物」的精神。這種精神毛利人稱之為“hau”。

當某甲免費把一件東西（毛利人稱之為taonga）送給某乙，某乙及後決定送某甲一件東西作回報（毛利人稱之為utu），某甲因此得到一件東西(taonga)。某甲得到的回禮，其實是發自某乙那件taonga的靈力(hau, Mauss 1967: 8-9)。這種交換能一直持續下去，在於這種精神附帶的倫理價值：某乙收到的禮物，來自於某甲開始送禮，故某乙不能把它獨占，必須要將禮物送給某丙。“hau”還會一直傳下去：「hau不但追隨第一位、第二位或第三位主人，而且追隨每一位擁有它的人。」(Mauss 1967: 9)換句話說，“hau”是「財富、禮物與貢品義務性交流的原動力。」(Mauss 1967: 10)這套「禮物之靈」說，正如秦文佳所言，弗斯(Raymond Firth, 1901-2002)、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 1908-2009)、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等人皆有所批評，尤其是這套說法「既神秘抽象，又難以理解。」（秦文佳 2004：152）何翠萍嘗試去魅化地解讀“hau”，認為這種靈力事實上是達成「再生產」目的之文化設計。（何翠萍 1989：23-25）借用「再生產」這西方理論詞彙，雖然有助於理解「禮物」在交換串流裡的角色與位置，但亦容易將整個操作化約為生產模式對於人或社群的意義，亦即回到牟斯原本的結論，強調禮物交換體系如何組織社會。下文將從網民如何在高登改編及生產網絡媒體文本，探討被創造之物如何與網民互動交流，從互為主體的角度建構彼此。換句話說，本文認為網絡集體創作可以從非人本的角度——即從「物」的角度——解讀其運作邏輯。

以「鳩鳴帖」為例，「一名男子」開帖就彷彿把禮物送出。「有時候...」回應，承接上帖繼續改詞，其角色就是禮物的接受者。歌詞稍稍改動的地方——「物」的形態稍作改變之處——說得象徵一點，就可以看作是留言者將hau或自己靈魂的一部分滲進「物」裡去，「物」傳開去的時候，也帶著上一手物主的一部分。改編歌曲在一眾會員之間流傳，不斷地修改更新，「物」的面貌也隨之而改變。牟斯描述交換品時，曾指這些「物」有著「內在的生產力」，意謂交換品能招來交換品、財富能招來財富(Mauss 1967: 43)。討論帖一直在衍生，招來眾多會員熱烈討論，正正表現了改編歌曲這回事的內在生產力。

牟斯認為內在的生產力源於一種關於義務的理解。他指在禮物交換的風俗中，「不僅人人有回禮的義務，這個義務還蘊涵兩個同等的暗示：人人有送禮的義務與收禮的義務。」(Mauss 1967: 10-12)那麼，到底是“hau”還是「義務」才是驅動整個禮物交換迴路的原動力？這顯示了牟斯論述內部的矛盾。然而，此矛盾之所以出現，其實不難理解。一如前說，牟斯是為了從觀察原始人的社會行爲，尋找另一套社會構成方式，療救他視之爲日漸墮落的西方社會。當他採取這種視角時，就是以一套西方的語言理解毛利人的風俗。換句話說，用毛利人的語言，物品交換來自於“hau”的作用；用牟斯或西方社會對於社會、群體的理解，物品交換就是一種義務。同理，若然採取人本或討論區倫理的視角，則回應討論帖是一種「義務」；但如果循「物」的角度看，則存在於「物」或改編歌詞裡的“hau”或精神，就是誘發人持續投身參與的驅動力。這表面上是用語的不同，實際上存在著視角差異。

由於討論帖的形式，容許參與討論者自由回應和引用，這跟傳遞實質的物不同：實際送禮的話，或是同一件東西於整個迴路流傳，或是以等值（至少對於送禮者而言）的東西置換，繼續在迴路流傳。討論帖的話，同一首歌落在不同參與討論者手上，可以有著不同的改編。這使得同一「物」能夠在同一串流內演化成不同形貌，甚至可以稱之爲「物」的不同版本，供不同受眾消費、分享。再以「鳩鳴帖」為例，「洛心」的改編得到不少用戶讚許，³⁶但最後並無全數採用其改詞，頭兩句最終定案是「步入去金雞 / 我是但buy隻

36 其改編歌詞如下：「道別你身邊 / 我寂寞找個伴 / 獨自去偷歡 / 我未習慣這般 / 道別你身邊 / 我但未敢放寬」爲「日落到MK / 買玩具玩夠本 / 獨自去鳩鳴 / 我未習慣這般 / 六日去MK / 我用現金買碗」

碗」，理由是有人認為必定要有「我是但buy隻碗」（我隨便買隻碗）這一句。這裡不打算探究選擇最終版本的標準，而是想指出改編歌曲作為一種虛擬的「物」，它可以有無窮盡的複本，供不同參與討論者使用。改編歌曲作為一種「物」在參與討論者的眼前出現，如果不循「物」的能動性，或其誘惑性質去理解，怎去解釋明明已經有人改過歌詞，但其他人依然要提出自己的版本？換句話說，參與討論或改編歌曲並不是一種（強制）「義務」，而是一種使人膜拜的「精神」，人們將自己的主體性降低於「物」，受其誘惑而參與改編，期望能把它完成。

「物」不只形貌改變，其形態亦會改變。開帖時，一般都只有歌詞，只有在改編歌詞初見輪廓，才會有人開始錄音試唱，最後由某會員製作音樂錄像。一方面，演唱或製作音樂錄像者，他們都繼續由「物」的精神帶領改寫；另一方面，可見「改編歌曲」這種「物」有其生命週期，即「改詞→演唱錄音→音樂錄像(MV)」。牟斯指“hau”最後會回到它主人身邊，即進入禮物交換體系的「物」將重回首個送禮者手上(Mauss 1967: 9)。禮物最終可以收回，整體來說送禮者沒有損失，只是暫時把東西「借」出去而已。改編歌曲與之不同的是，經過集體參與創作的作品，其最終完成版本不屬於任何一人，而是一種公有財產。以集體創作形式生成的「物」不從屬於任一個人，沒有人持擁有權。就算上傳者（通常都是製作音樂錄像者），都只不過是託管者。她／他可能擁有解像度最高的版本，但由於互聯網上大量下載軟件，都可以把影片分享平台上的片段擷取、下載，使得每個人都可以擁有複本。於這狀態下，宣稱具文本的擁有權根本的意義其實不大，原作者最多有其發布權。倒過來說，「物」自身有其主體性。網絡文本的一眾創作者，藉著共同分享權（具體示現於文本的製作人員名單，以及網頁討論的記錄），成為暫時及流動的「創作共同體」(creative community)。說是暫時及流動，全因當文本上傳至網絡平台後，它吸引或誘惑分享著共同語言或行為模式（包括日常運用語言、政治意識形態、網絡生活習慣等）的受眾觀看及散布。此時，讚好(like)或分享(share)的受眾，她／他們是通過分享共同的理解及情感，構成如李衣雲(2012)所稱的「解釋共同體」(interpretive community)。由此可見，「物」的形態在在影響共同體的構成，以至構成共同體的群體成份。

李立峯討論「巴士阿叔」事件時，聚焦於主流媒體如何吸納新媒體平台出現的事件，其結論為主流媒體往往在新媒體事件中占主導地位，而YouTube短片在某程上已算是香港主流媒體論述的一部分（李立峯 2011：176-177）。

就算香港主流媒體依然占據主導位置，值得追問的是，新媒體的平等參與模式，為香港人通過媒體感知社會，帶來怎樣的轉變？「學舌鳥」經過改編〈日日去鳩鳴〉，得以在主流媒體被看見，其主腦游學修亦走入娛樂圈，於電影《哪一天我們會飛》(2016)擔演重要角色。不過，「日日去鳩鳴」之所以成為新媒體事件，不獨在於「學舌鳥」引起話題的改編，還在於廣大匿名網名在網絡討論區裡的無償勞動及參與。本文期望藉著重提這批向為主流媒體忽略的網民，以及其適應網絡生態自發開展的文本生產模式，主張從主流媒體為座標看待網絡媒體，縱然能點出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但若然從網絡媒體為座標去看待近年的網絡集體創作現象，或許可以發現重要的未必是媒體空間由哪一種媒體主導，而是香港人於日常生活亦能通過網絡介入政治，深遠地影響著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建構。活在網絡共同體的創眾，甚至能跟主流媒體對話、協商、競爭。

從「日日去鳩鳴」這案例，足見香港人已不再像「巴士阿叔」事件發生的那段時間般，嘗試以一種開玩笑的態度應對壓力，不關心誰是誰非，抱持娛樂至上的心態（朱順慈 2011：35），而是在幽默諷刺的包裝下，懷著強烈的批判意識。縱然同為情感帶動集體行為，從而構成文化公共領域，但「巴士阿叔」事件發生之際，集體創作並未盛行，YouTube僅為作品發布平台，跟「日日去鳩鳴」有高登在背後支撐整個禮物經濟文化生產模式，不可同日而語。換句話說，同是文化公共領域，後者已進展至較具批判意識。這種批判意識被導向於怎樣的本土想像，是否恰當及公義，有沒有政治娛樂化的危機，或許可以斟酌，重要的是網絡新媒體已不僅是香港人的社交媒體，還是介入及參與政治的重要工具。這解釋了何以香港政府推動審議〈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之際，引起網民的激烈反應，視為香港政府要在網絡世界推動「國家安全法」，故將之稱為「網絡廿三條」。可惜的是，集體創作是當下香港社會政治娛樂化的重要推手。不過，這種實踐只見諸網上世界。「網絡廿三條」在網上炒得熱哄哄，但未如近年的反高鐵、反國教、雨傘運動般演變成街頭抗爭。甚至，這件事在坊間不見得有太大的迴響。換句話說，只有屬於「網絡香港」這個「創作共同體」或「解釋共同體」內的人，才會對這件事有感覺，或對事件表示關注。這種政治模式該如何理解？

五、結語：「鳩鳴」與「香港」

阿巴斯曾為香港文化把脈，批評香港人長期對自身既有文化視而不見，卻稱香港為「文化沙漠」，並以「逆向幻覺」(reverse hallucination)命名這種病態；到1997年前因為將要經歷政治身分轉變，急欲定義自身文化身分，熱衷於尋找足以命名「香港」的集體回憶和懷舊，這種由不見文化到發現文化的文化現象，他稱之為「消失的政治」(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Abbas 1997)³⁷。馬傑偉認為這說法於2000年後應當修正，事關一連串涉及中港兩地的媒體事件，例如沙士、北京奧運、毒奶粉醜聞等，每每牽動香港人對中國／人的情感，足見香港人愈來愈關注中國。無論如何看待中國／人，當「中國」與「香港」於媒體再現裡對舉，以作為跨境文化政治的坐標之際，「香港」便進入了香港人的視野內，由「視而不見」到「重現」，是之為「重現的政治」(politics of re-appear, 馬傑偉 2013)。

中國是以何種樣態在香港人的視角裡「重現」？馬傑偉認為香港人北上生活發現的國族空間(馬傑偉 2006, MA 2007)，及一系列引起香港人關注的媒介事件(馬傑偉 2013)，縱然心理邊界仍存在，惟香港人和中國／人的趨同與趨異同時發生。然而，於當下回望，趨同顯然比趨異弱得多。趙永佳通過分析香港人身分認同的訪問調查，提出2008年是香港年輕人抗拒中國、本土轉向的關鍵一年。³⁸徐承恩(2015)甚至以「告別中國」描述香港人對於中國的態度，認為當下香港人已超越大中華文化主義的想像。兩人論述的分別在於，徐承恩集中描述幾樁重要政治事件，包括：唐梁選戰、反國教、雨傘運動於驅使香港人愈見不信任香港政府，從而解釋本土轉向的因由(徐承恩 2015: 422-437)；趙永佳則在追溯各種社會運動之於本土轉向的角色外，澄清2008年網絡新媒體仍未盛行，而且自由行、水貨客問題於當時仍未成為大眾焦點，不應該將香港人的本土轉向歸因於此兩點。³⁹「日日去鳩鳴」作為媒體事件的重要意義，正在於說明網絡新媒體深刻地介入於香港的政治抗爭。若然2008年是香港人本土轉向的一年，本文主張2014年的「鳩鳴」，是香港人明確地嘗試將線上抗爭與線下抗爭連結的一年，並通過社會運動建構香港

37 這裡的“disappearance”應解釋“dis-appearance”，即由「不見」到「顯現」的過程。

38 詳見：趙永佳(2016/04/19)、趙永佳(2016/05/17)。

39 同上註。

人的身分認同，亦即一種去國族的抗爭身分。

另一方面，藉著閱讀「鳩鳴」衍生的網絡集體創作，本文嘗試提出它們的內容以至生產模式，體現的文化政治有別於阿巴斯批評的「消失的政治」：人們於調度既有的流行文化資源時，重新發現了「香港」。它們超出了懷舊，在於並非沉溺於回望過去，而是藉著重新書寫舊文本指向當下的香港，「香港」於本土想像裡給重新發現。這種重新發現並不同馬傑偉所說的「重現」。縱然「鳩鳴」顯現的本土想像，不無「大陸人」的影子，但人們並不止步於從跨境文化視角思考中國與香港的關係，還著意思考何謂本土。換句話說，藉著新媒體之便，人們不再被動接收媒體的訊息，而是主動介入創作以作回應，網上討論甚至成為生產本土論述的重要場域。當人們調度各種流行文化資源，加入自身的詮釋，以及深植於香港本土語境的素材，創作各種以幽默諷刺，或稱之為「惡搞」的文本，其實就是透過「再造」(remaking)的手段表述關於香港的想像，甚至構成了某種獨特的，只在某些場域現身的共同體。「日日去鳩鳴」作為網絡集體創作的範例意義，在於明白地呈現雨傘運動催生的香港意識，於網絡世界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以及建構了怎樣的網絡香港共同體。在此，本文主張香港人的集體網絡創作，是一種關於「再造政治」(politics of re-making)的實踐。

airiti

以「購物」之名：從網絡集體創作看「再造香港」

附錄

附錄1：「宅度宅」整合歌詞

689 誰不滿 習慣自己的事由我管
大滿喜 場好滿 又轉落組長不要你伴
我內心中我反我叛（鳩你老味）
放任警犬我真不滿（鳩你老味）
馬路兜圈殺死困悶（鳩你老味）
購物中心常為我伴
日日去勁鳴 我 謝絕你監管
（道別李偲媽 我寂寞找個伴）
步入去金雞 我是但BUY隻碗
獨自去勁鳴 我未習慣這般
六日去MK 我用現金買碗

附錄2：「中產地盆佬」改編歌詞

689 才不管 食晚飯鳩鳴未由你管
大滿喜 場好滿 又轉落板長迫爆度門
困在金鐘已經太悶（屌你老味）
要落MK踢走不滿（屌你老味）
馬路兜圈有狗作伴（屌你老味）
購物中心常為我伴
日日去鳩鳴 我 謝絕你監管
落旺角駛錢 我 是但BUY隻碗
日日去拖篋 似 蝗蟲客這般
路上有警犬 佢 淨係得個款
日日去鳩鳴 我 謝絕去差館
未入到金舖 已 落閘把貨搬
獨自哋雞煲 我 未習慣這般
遇著李偲媽 我 未食嘔兩碗

圖片



圖一：「鳩鳴」（資料來源：「師奶是怎樣煉成的」臉書專頁）



圖二：「鳩鳴溫馨提示」（資料來源：「師奶是怎樣煉成的」臉書專頁）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朱順慈。2011。〈YouTube與集體行爲：網絡視頻「巴士阿叔」個案研究〉，收錄於《新媒體事件研究》，邱林川、陳韜文主編，頁19-39。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 何翠萍。1989。〈禮物·人情·債——舊社會禮物交換型式〉，收錄於《禮物：舊社會中的交換形式與功能》，汪珍宜、何翠萍譯，頁1-28。臺北：遠流。
- 呂大樂。2002。〈自成一體的香港社會〉，收錄於《閱讀香港普及文化，1970-2000》，吳俊雄、張志偉編，頁663-670。香港：牛津大學。
- 李立峯。2011。〈範式訂定事件與事件常規化——以YouTube爲例分析香港報章與新媒體的關係〉，收錄於《新媒體事件研究》，邱林川、陳韜文主編，頁161-180。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 李衣雲。2012。《變形、象徵與符號化的系譜：漫畫的文化研究》。新北：稻鄉出版社。
- 佳日思。2000。〈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及其影響〉，收錄於《居港權引發的憲法爭論》，佳日思、陳文敏、傅華伶主編，頁201-218。香港：香港大學。
- Lazzarato, Maurizio (拉札瓦多) 著，霍炬譯。2006。〈非物質勞動〉，收錄於《帝國、都市與現代性》，許紀霖編，頁139-152。南京：江蘇人民。
- 徐承恩。2015。《鬱躁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香港：紅出版（圓桌文化）。
- 秦文佳。2004。〈禮物之「流」〉，《廿一世紀》第八十五期，頁151-155。
- 馬傑偉。2006。〈市井國族主義：重劃大陸與香港文化版圖〉，收錄於《香港·文化·研究》，吳俊雄、馬傑偉、呂大樂編，頁257-283。香港：香港大學。
- 馬傑偉。2013。〈香港重現：「跨境文化政治」〉，收錄於《邊城對話：香港·中國·邊緣·邊界》，彭麗君編，頁259-274。香港：中文大學。
- 黃宗儀、胡俊佳、賴彥甫。2014。〈從人口政策到排他論述：內地孕婦赴港分娩與出生公民權的文化政治〉，《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九十五期，頁179-220。
- 鄭宏泰、黃紹倫。2004。《香港身分證透視》。香港：三聯。

鄭宏泰、黃紹倫。2005。〈身分認同與政府角色：香港的例子〉，《廿一世紀》第九十二期，頁4-15。

賴曉黎。2014。〈網路的禮物文化〉，《資訊社會研究》第六期，頁156。

二、外文書目

Abbas, M. Ackba. 1997.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Leadbeater, Charles. 2009. *We-think*; illustrations by Debbie Powell. London: Profile.

Lo, Kwai-Cheung (羅貴祥). 2015. "Hong Kong Cinema as Ethnic Borderland," in *A Companion to Hong Kong Cinema*, edited by Esther M.K. Cheung, Gina Marchetti and Esther C.M. Yau,. Chichester, pp.71-88. West Sussex; Malden, MA: John Wiley & Sons.

MA, Eric K.W (馬傑偉). 2011. *Desiring Hong Kong, consuming South China: transborder cultural politics, 1970-201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2007. "Grassroots Nationalism: Changing Identity in a Changing Context," in *China Review* 7(2): 149-167.

Mauss, Marcel. 1967. Tr. Ian Cunnison. *The gift: forms and functions of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New York: Norton.

Tapscott, Don & Williams, Anthony D. 2006. *Wikinomics: how mass collaboration changes everything*. New York: Portfolio.

Toffler, Alvin. 1980. *The third wave*. New York: Morrow.

三、報章雜誌

大公報編。2001/07/22。〈全國人大法工委對莊豐源案表示關注——終院判決與釋法不盡一致〉，《大公報》，A01。

——。2014/11/29。〈旺角路霸變招抗法千警破傘陣〉，《大公報》，A01。

太陽報編。2014/11/27。〈占旺者辱警煽風點火〉，《太陽報》，A04。

——。2014/11/30。〈狂徒挑機恐嚇炸警總〉，《太陽報》，A02。

文匯報編。2014/11/27。〈被占兩月彌敦打通「占」者集結西洋菜街警重兵

- 布防》，《文匯報》，A02。
- 。2014/11/29。〈旺角千人夜衝警陣〉，《文匯報》，A02。
- 成報編。2014/11/26。〈兩學揚言發動升級行動〉，《成報》，A02。
- 東方日報編。2012/02/23。〈蘇真真「字」食其力〉，《東方日報》，E01。
- 。2014/11/27。〈示威者點火頭 旺角無寧〉，《東方日報》，A02。
- 。2014/11/30。〈三千示威者反轉油尖旺〉，《東方日報》，A01。
- 明報編。2014/07/14。〈講錯「支持反中央」反占中遊行力撐張融〉，《明報》，A18。
- 。2014/07/25。〈女童東鐵撒尿母捱罵網民：拍片上載無用應盡早忠告協助〉，《明報》，A14。
- 新報編。2014/11/26。〈學民籲響應特首到旺角「購物」〉，《新報》，A01。
- 星島日報編。2014/11/29。〈馬路爭奪戰 示威者衝防線 圖癱瘓旺角交通〉，《星島日報》，A01。
- 都市日報編。2015/08/28。〈CY鬼節「牛一」鳩鳴團賀壽〉，《都市日報》，P10。
- 陳韜文、李立峯。2014/11/10。〈占領運動新組織形態初探〉，《明報》，A29。
- 晴報編。2014/05/12。〈港鐵車廂進食被阻 婦與鄰座罵戰〉，《晴報》，P16。
- 頭條日報編。2014/11/29。〈強衝亞皆老街「購物者」發難 警出椒鎮壓〉，《頭條日報》，P02。
- 。2015/06/25。〈「添美新村」終極清場〉，《頭條日報》，P12。
- 趙永佳。2016/04/19。〈解讀港人「人心背離」之謎〉，《明報》，A24。
- 蘋果日報編。2014/11/27。〈市民「購物」警揮棍驅散〉，《蘋果日報》，A01。
- 。2014/11/29。〈5,000人鳩鳴 MK午夜再爆衝突〉，《蘋果日報》，A02。
- 。2014/11/30。〈傳媒拍下證據 中棍男決報警〉，《蘋果日報》，A04。
- 。2015/01/12。〈鳩鳴乜乜乜：嘉道理農場櫻花已開〉，《蘋果日報》，A17。
- 。2015/04/01。〈鳩鳴乜乜乜：日本威士忌本月起加價〉，《蘋果日報》，A20。

- 。2015/06/25。〈添美新村清場 示威者重返靜坐〉，《蘋果日報》，A15。
- 。2015/07/03。〈鳩鳴乜乜乜：麥記自選漢堡最平\$45〉，《蘋果日報》，A17。

四、網路資料

- 一名男子。2014/11/27。〈日日去鳩鳴 我 謝絕你監管〉，收錄於《高登討論區》。http://forum1.hkgolden.com/view.aspx?type=CA&message=5529095&highlight_id=0。（2016/01/27瀏覽）
- 史兄。2014/11/27。〈鳩鳴團友需知〉。<https://www.facebook.com/Relgitsjg/posts/868031873227696>。（2016/01/27瀏覽）
- 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2014。《「香港民意與政治發展」調查結果》。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http://www.com.cuhk.edu.hk/ccpos/images/news/TaskForce20141116-c.pdf>。（2016/01/27瀏覽）
- 香港政府新聞網編。2014/11/25。〈特首籲配合執達主任執法〉，收錄於《香港政府新聞網》。http://archive.news.gov.hk/tc/categories/admin/html/2014/11/20141125_142811.shtml。（2016/01/27瀏覽）
- 陳雲。2012/02/07。〈讓蝗蟲多飛一會〉，《雅虎新聞》。<https://hk.news.yahoo.com/blogs/sandwich/讓蝗蟲多飛一會.html>。（2016/01/27瀏覽）
- 趙永佳。2016/05/17。〈香港2008年，無關痛癢還是民心轉捩點？〉，《端傳媒》。<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517-opinion-stephenchiu-2008/>。（2016/05/21瀏覽）（2016/01/27瀏覽）
- 「鳩」。2016。收錄於《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ctext.org/dictionary.pl?if=gb&char=%E9%B3%A9>。（2016/03/25瀏覽）
- 「鶻」。2016。收錄於《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ctext.org/dictionary.pl?if=gb&char=鶻>。（2016/03/25瀏覽）
- 「屎」。2016。收錄於《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ctext.org/dictionary.pl?if=gb&char=屎>。（2016/03/25瀏覽）

五、影片資料

- Free Wi5。2014/12/04。《毆不夠》。<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kt8pg2zs8E>。（2016/01/27瀏覽）

- leakmilkhkg。2012/10/22。《核突支那Style》。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bzN7sG5Ro。
- siuting music。2014/12/19。《紅色小巴》。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aRDCFY5eM。(2016/01/27瀏覽)
- 。2014/12/24。《掃貨買不完》。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IPNSN1zVVo。(2016/01/27瀏覽)
- subway HKGolden。2014/11/28。《〔高登音樂台〕日日去鳩鳴 Gau Wu Everyday 終極版MV》。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Pnzo7DV4Tw。(2016/01/27瀏覽)
- tesla2048。2014/11/28。《高登創作：《日日去鳩鳴》》。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ULOY9QEHl8。(2016/01/27瀏覽)
- Tommy Shek。2014/11/29。《鳩鳴聖誕》。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DawxJ-L_Ss。(2016/01/27瀏覽)
- 。2014/12/07。《鳩鳴紅綠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clgOaJT9SU。(2016/01/27瀏覽)
- 。2014/12/23。《差人·沒聖誕》。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Ak0VllnUM。(2016/01/27瀏覽)
- Tracy One Of A Kind。2014/11/29。《黑警正傳》。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zzKHlPfm7E。(2016/01/27瀏覽)
- 有線新聞。2014/08/17。〈團體被揭向反占中遊行派 250蚊車馬費〉。http://cablenews.i-cable.com/ci/index.php/VideoPage/news/439444/團體被揭向反占中遊行派 250蚊車馬費。(2016/01/27瀏覽)
- 送禮勤。2014/12/15。《忘形鳩鳴去》。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qRRjeD-WM4。(2016/01/27瀏覽)
- 賓洲·蕭瑟。2014/12/01。《人來人往之鳩鳴無極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pz6qWosxYQ。(2016/01/27瀏覽)
- 學舌鳥 Mocking Jer。2014/12/23。《《日日去鳩鳴》華仔落場版MV》。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2UW7VawmGI。(2016/01/27瀏覽)